

啼笑因緣

張恨水著 王西神題



長篇
小說

啼笑因緣目錄 中冊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八回 | 謝舞有深心請看繡履 | 行歌增別恨撥斷離絃 |
| 第九回 | 星野送歸車風前搔鬢 | 歌場尋俗客霧裏看花 |
| 第十回 | 狼子攀龍貪財翻妙舌 | 蘭閨藏鳳炷富蓄機心 |
| 第十一回 | 竹戰只攻心全局善敗 | 錢魔能作祟澈夜無眠 |
| 第十二回 | 比翼羨鶯儔還珠却惠 | 捨身探虎穴鳴鼓懷威 |
| 第十三回 | 沽酒迎賓甘爲知己死 | 越牆窺影空替美人憐 |
| 第十四回 | 早課欲疏重來懷舊雨 | 晚遊堪樂小聚比秋星 |
| 第十五回 | 柳岸感滄桑翻鴻掉影 | 桐陰聽夜雨落木驚寒 |

長篇
小說

啼笑因緣

中冊

張恨水著

第八回

謝舞有深心請看繡履

行歌增別恨撥斷離絃

却說鳳喜正向家樹撒嬌。家樹突然將一隻茶杯拿起。噹的一聲。向地下一砸。這一下子。真把鳳喜嚇着了。家樹却握了他的手道。你不要誤會了。我不是生氣。因為隨便怎樣解說。你也不相信。現在我把茶杯子揍一個給你看。我要是靠了幾個臭錢。不過是戲弄你。並沒有真心。那末。我就像這茶杯子一樣。鳳喜原不知道怎樣是好。現在聽家樹所說。不過是起誓。一想自己逼人太甚。實是自己不好。倒哇的一聲哭。了。沈大娘在外面屋子裏。先聽到打碎一樣東西。砸了一下響。已經不免發怔。止待進房去勸解幾句。接上又聽得鳳喜哭了。這就知道他們是事情弄僵了。連忙就跑。了進來。笑道。怎麼了。剛才還說得好好兒的。這一會子功夫。怎麼就惱了。家樹道。並沒有惱。我扔了一個茶杯。他倒嚇哭了。你瞧怪不怪。沈大娘道。本來他就捨不得亂

扔東西的。你買的這茶杯。他又真愛。別說他。就是我也怪心疼的。你再要揍一個。我也得哭了。說着放大聲音。打了一個哈哈。鳳喜一個翻身坐了起來。撇着嘴道。人家心裏都煩死了。你還樂呢。沈大娘道。我不樂怎麼着。爲了一隻茶杯。還得娘兒倆抱頭痛哭一場嗎。說着又一拍手。哈哈大笑的走開。家樹拉着鳳喜的手。也就同坐在床上。笑問道。從今以後。你不至於不相信我了吧。鳳喜道。都是你自己生疑心。我幾時這樣說過呢。一面說着。一面走下地來。蹲下身子去檢那打破了的碎瓷片。家樹道。這那裏用得着拿手去檢。拿一把掃帚。隨便掃一掃得了。你這樣仔細割了你的手。鳳喜道。割了手。活該。那關你什麼事。家樹道。不關我什麼事嗎。能說不關我什麼事嗎。說着。兩手攙着鳳喜。就讓他站起來。鳳喜手上。正拿了許多碎瓷片。給家樹一拉。一鬆手。又扔到地上來。拍的一聲響。沈大娘哎喲了一聲。然後跑了進來道。怎麼着。又揍了一個嗎。可別跟不會說話的東西生氣。我真急了。要是這樣。我就先得哭。一面說着。一面走進來。見還是那些碎磁片。便道。怎麼回事。沒有揍嗎。鳳喜道。你

找個掃帚把這些碎瓷片掃了去罷。沈大娘看他們的面色。不是先前那氣鼓鼓的樣子。便找了掃帚將瓷片兒掃了出去。家樹道。你看你母親。面子上是勉強的笑着。其實他心裏難過極了。以後你還是別生氣罷。鳳喜道。鬧了這麼久。到底還是我生氣。家樹道。只要你不生氣。那就好辦。於是將手拍了鳳喜的肩膀。笑道。得。今天算我冒昧一點。把你得罪了。以後我遇事總是好好兒的說。你別見怪。口裏說着。手就撲撲的響。只管在他肩上拍着。鳳喜站起身來。對了鏡子。慢慢的理着鬢髮。一句聲也不作。又找了手巾。對了鏡子。揩了一揩臉上的淚容。再又撲了一撲粉。家樹見着。不由得嘆喟一笑。鳳喜道。你笑什麼。家樹道。我想起了一樁事。自己也解答不過來。就是這胭脂粉。爲什麼只許女子搽。不許男子搽呢。而且女子總說不願人家看他的呢。既是不願人家看他。爲什麼又爲了好看來搽粉呢。難道說搽了粉讓自己看嗎。鳳喜聽說。將手上的粉撲遙遙的向桌上粉缸裏一拋。對家樹道。你既是這樣說。我就不搽粉了。可是我這兩盒香粉。也不知道是那隻小狗給。我買回來的。你先別

問搽粉的。你還是問那買粉的去罷。家樹聽說向前一迎。剛要走近鳳喜的身邊。鳳喜却向旁邊一閃。口裏說着頭一偏道。別又來哄人。家樹不料他有此一著。身子向壁上一碰。碰得懸的大鏡子向下一落。幸而鏡子後面有繩子拴着的。不曾落到地上。鳳喜連忙兩手將家樹一扶。笑道。碰着了沒有。嚇我一跳。說着。又回轉一隻手去。運連拍了幾下胸口。家樹道。你不是不讓我親熱你嗎。怎樣又來扶着我呢。說時望了。他的臉。看他怎樣回答這一句不好回答的話。鳳喜道。我和你有什麼仇恨。見你要摔倒。我都不顧。家樹笑道。這樣說。你還是願意我親近的了。鳳喜被他一句話說破。索興伏到小桌上。格格的笑將起來。這樣一來。剛才兩人所起的一段交涉。總算烟銷雲散。家樹因昨天晚上沒有睡得好。也沒有在鳳喜這裏吃晚飯。就回去了。到了陶家。剛一坐下。就來了電話。一接話時。是何麗娜打來的。他先開口說。怎麼樣。要失信嗎。家樹摸不着頭腦。因道。請你告訴我。我預約了什麼事。一時我記不起來。何麗娜道。昨天你下車的時候。你不是對我說了今天見嗎。這有多久的時候。就全忘

了嗎。家樹這才想起來了。昨日臨別之時。對他說了一句明天見。當時極隨便的一句敷衍話。不料他倒認爲事實。他一個善於交際的人。難道這樣一句客氣話。他都會不知道嗎。不過他既問起來。自己總不便說那原來是隨便說的。因道。不能忘記。我在家裏正等密斯何的電話呢。何麗娜道。那末我請你看電影罷。我先到平安去買了票。放在門口。你只一提到我。茶房就會告訴我在那裏了。家樹以爲他總會約着去看跳舞的。不料他又改約了看電影。不過這倒比較合意一點。省得到跳舞場裏去。坐着做呆子。就在電話裏答應了準來。他是在客廳裏接的電話。以爲伯和夫婦總不會知道。剛走進房去。只聽到陶太太在走廊上笑道。開演的時候。也就快到了。還在家裏作什麼。我把車子先送你去罷。家樹笑道。你們的消息真靈通。何小姐約我看電影。你們怎樣又知道了。陶太太道。對不住。你們在前面說話。我在後面安上插銷。偷聽來着。但是不算完全偷聽。事先我徵求了何小姐同意的。家樹道。這有什麼意思呢。陶太太道。但是我雖有點開玩笑的意思。實在是好意。你信不信。家

樹道。信的。表哥表嫂。怕我們走不上愛情之路。特意來指導着呢。陶太太於是笑着去了。不多一會果然劉福進來說。車已開出去了。請表少爺上車。家樹一想。反正是他們知道了。索興大大方方和何小姐來往。以後他們就不會疑到另和什麼關家姑娘開家姑娘來往了。因此也不推辭。就坐了汽車到平安電影院去。一進門向收票的茶房只問了一個何字。茶房連忙答道。何小姐在包廂裏。於是他就引導着家樹。掀開了綠幔。將他送到一座包廂裏。何小姐把並排的一張椅子移了一移。就站起來讓座。家樹便坐下了。因道。密斯何是正式請客呢。還特意坐着包廂。何麗娜笑道。這也算請客。未免笑話。不過坐包廂。談話便當一點。不會碍着別人的事。家樹沉吟了一會。也沒敢望着何麗娜的臉。慢慢的道。昨天那張照片的事。我覺得很對不住密斯何。說着話時。手裏捧了一張電影說明書。低了頭在看。何麗娜道。這事我早就不在心上了。還提他作什麼。就算我真送了一張相片。這也是朋友的常事。又要什麼緊。令表嫂向來是喜歡鬧着玩笑的人。他不過和你開開玩笑罷了。他那裏是

干涉你的什麼事情呢。他說着話時。却把一小包口香糖打開來。抽出兩片。自己送了一片到口裏去含着。兩個尖尖的指頭。箝着一片。隨便的伸了過來。向家樹臉上碰了一碰。家樹回頭看時。他才回眸一笑。說了兩個字吃糖。家樹接着糖。不覺心裏微微蕩漾了一下。當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。却自然的將那片糖送到嘴裏去。一會兒電影開映了。家樹默然的坐着。暗地只聞到一陣極濃厚的香味。撲入鼻端。何麗娜反不如他那樣沉默。射出英文字幕來。他就輕聲喃喃的念着。偶然還提出一兩句來。掉轉頭來和家樹討論。今天這片子。正是一張言情的大概。是一個貴族女子。很醉心一個藝術家。那藝術家嫌那女子太奢華了。却是沒有一點憐香惜玉之意。後來那女子摺絕了一切繁華的服飾。也去學美術。再去和那藝術家接近。然而他只說那女子的藝術。去成熟時期還早。並不談到愛情。那女子又以爲他是嫌自己學問不夠。又極力的去用功。後來許多男子因爲他既美又賢。都向他求愛。那藝術家才出來干涉。這時女子問你不愛我。又不許我愛人。那是什麼意見呢。他說我早

就愛你的。我不表示出來。就是刺激你去完成你的藝術呀。何麗娜看着。常對家樹說。這女子多痴呀。這男子要後悔的。直到末了。又對家樹道。原來這男子如此做作。是有用意的。我想一個人要糾正一個人的行爲過來。是莫過於愛人的了。家樹笑道。可不是。不過還要補充一句。一個人要改變一個人的行爲。也是莫過於愛人的。家樹本是就着影片批評。何麗娜却不能再作聲。因爲電影已完。大家就一同出了影戲院。他道。密斯脫樊。還是我用車子送你回府罷。家樹道。天天都要送。這未免太麻煩吧。何麗娜道。連今日也不過兩回。那裏是天天呢。家樹因他站在身後。是有意讓上車的。這也無庸虛謙。又上了車同座。何麗娜對汽車夫道。先送樊先生回陶宅。我們就回家。車子開了。家樹問道。不上跳舞場了嗎。還早呀。這時候正是跳舞熱鬧的時候哩。何麗娜道。你不是不大贊成跳舞的嗎。家樹笑道。那可不敢。不過我自己不會感不到興趣罷了。何麗娜道。你既感不到興趣。爲什麼要我去哩。家樹道。這很容易答覆。因爲密斯何。是感到興趣的。所以我勸你去。何麗娜搖了一搖頭道。那也

不見得。原來不天天跳舞的。不過偶然高興。就去一兩回罷了。昨天你對我說。跳舞的人和抽大烟的人。是顛倒晝夜的。我回去仔細一想。你這話果然不錯。可是一個人要找一兩樣娛樂。那就生活也太枯燥了。你能不能夠給我介紹一兩樣娛樂呢。家樹道。娛樂的法子。是有的。密斯何這樣一個聰明人。還不會找相當的娛樂事情嗎。何麗娜笑道。朋友不是有互助之誼嗎。我想你是常常不離書本的人。見解當然比我們整天整夜都玩的人。要高人一等。所以我願你給我介紹一兩樣可娛樂的事。至於我同意不同意。感到興味。不感到興味。那又是一事。你總不能因為我是一個喜歡跳舞的人。就連一種娛樂品。也不屑於介紹給我。家樹連道。言重言重。我說一句老實話。我對於社會上一切娛樂的事。都不大在行。這會子叫我介紹一樣給人。真是一部廿四史。不知從何說起了。何麗娜道。你不要管那樣娛樂。於我是最合適。你只要把你所喜歡的說出來。就成家樹道。這倒容易。就現在而論。我喜歡音樂。何麗娜道。是那一種音樂呢。家樹剛待答覆。車子已開到了門口。這次連明天見

三個字也不敢說了。只是點了一個頭。就下車。心裏念着。明日他總不能來相約了。恰是事情碰巧。不過次日。有個俄國鋼琴聖手。闊別烈夫。在北京飯店獻技。還不會到上午十二點。何小姐就專差送了一張赴音樂會的入門券來。券上刊着價錢。乃是五元。時間是晚上九時。也並不耽誤別的事情。這倒不能不去看看。因此到了那時。就一人獨去。這音樂會是在大舞廳裏舉行。臨時設着一排一排的椅子。椅子上都掛了白紙牌。上面列了號頭。來賓是按着票號。對了椅子號碼入座的。家樹找着自己的位子時。鄰座一個女郎回轉頭來。正是何麗娜。他先笑道。我猜你不用得電約。也一定會來的。因爲今天這種音樂會。你若不來。那就不是真喜歡音樂的人了。家樹也就只好一笑。不加深辨。但是這個音樂會。主體是鋼琴獨奏。此外前後配了一些西樂。好雖好。家樹却不十分對勁。音樂會完了。何麗娜對他道。這音樂實在好。也許可以引起我的興趣來。你說我應該學那一樣。提琴呢。鋼琴呢。家樹笑道。這個我可外行。因爲我只會聽。不會動手呢。說着話。二人走出大舞廳。這裏是飯廳。平常

跳舞都在這裏。這時飯店裏使役們正在張羅着主顧入座。小音樂台上也有奏樂的坐上去。看這樣子馬上就要跳舞。便笑道。密斯何不走了吧。何麗娜笑道。你以爲我又要跳舞嗎。家樹道。據我所聽到說。會跳舞的人聽到音樂奏起來。腳板就會癢的。而況現在所到的是跳舞時日的跳舞場呢。何麗娜道。你這話說得是很有理。但是我今天晚上就沒有預備跳舞呢。不信。你瞧瞧這個。說時。他由長旗袍下伸出一隻腳來。家樹看時。見他穿的不是那跳舞的皮鞋。是一隻半底的白緞子綉花鞋。因笑道。這倒好像是自己預先限制自己的意思。那爲什麼呢。何麗娜道。什麼也不爲。就是我感到興趣罷了。不要說別的。還是讓我把車子送你回去罷。家樹索興就不推辭。讓他再送一天。這樣一來。伯和夫婦就十分明瞭了。以爲從前沒有說破他們的交情。所以他們來往很秘密。現在既然知道了。索興公開起來。人家是明明白白正當當的交際。也就不必去過問了。就是這樣。約莫有一個星期。天氣已漸漸炎熱起來。何麗娜或者隔半日或者隔一日。總有一個電話給家樹。約他到公園

裏去避暑。或者到北海游船。家樹雖不次次都去。碍着面子。也不好意思如何拒絕。這一天上午。家樹忽然接到家裏由杭州來了一封電報。說是母親病了。叫他趕快回去。家樹一接到電報。心就慌了。若是母親的病。不是十分沉重。也不會打電報來。的坐火車到杭州。前後要算四個日子。是否趕上母子去見一面。尚不可知。因此便拿了電報。來和伯和商量。打算今天晚上搭通車就走。伯和道。你在北京。也沒有多大的事情。姑母既是有病。你最好早一天到家。讓他早一天安心。就是有些朋友方面的零碎小事。你交給我給你代辦就是了。家樹皺了眉道。別的都罷了。只是在同鄉方面。挪用了幾百塊錢。非得還人不可。叔叔好幾沒有由天津匯款來了。表哥能不能代我籌畫一點。只要這款子付還了人家。我今天就可以走。伯和道。你要多少呢。家樹沉吟了一會道。最好是五百。若是籌不齊。就是三百也好。伯和道。你這話倒怪了。該人五百。就還人五百。該人三百。就還人三百。怎麼沒有五百。三百也好呢。家樹道。該是只該人三百多塊錢。不過我想多有一二百元。帶點東西回南送人。伯和

道。那倒不必。一來你是趕回去看母親的病。人家都知道你臨行匆促。二來你是當學生的。人是銷耗的時代。不送人家東西。人家不能來怪你。至於你欠了人家一點款子。當然是要還了再走的好。我給你墊出來就是了。家樹聽說。不覺向他一拱手。笑道。感激得很。伯和道。這一點款子。也不至於就博你一揖。你什麼事這樣急着要錢。家樹紅了臉道。有什麼着急呢。不過我愛一個面子。怕人家說我欠債脫逃罷了。伯和料想他一二月以來。應酬女朋友。鬧虧空了。何小姐本是自己介紹給他的。他就是多花了錢。自己也不便於去追究。於是便到內室去。取了三百元鈔票。送到家樹屋子裏來。他拿着的鈔票五十元一疊。一共是六疊。當遞給家樹的時候。伯和却發現了其中有一疊是十元一張。因伸着手。要拿回一疊五元一張的。去。家樹拿着。向懷裏一藏。笑道。老大哥。你只當替我餞行了。多借五十元與我如何。伯和笑道。我倒不在乎。不過多借五十元。你就多花五十元。將來一算總帳。我怕姑母會怪我家。樹道。不。這個錢。將來由我私人奉還。不告訴母親的。他一面說着。一面在身上掏。

了鑰匙。去開箱子。假裝着整理箱子裏的東西。却把箱子裏存的鈔票也一把拿起來。揣在身上。把箱子關了。對伯和道。我就去還債了。不過這些債主。東一個西一個。我恐怕要很晚才能回來呢。伯和道。不到密斯何那裏去辭行嗎。家樹也不答應他的話。已是忽忽忙忙走出大門來了。今天這一走。也不像往日那樣考慮。看見人力車子馬上就跳了上去。說着大喜胡同。快拉。人力車夫見他是由一所大宅門裏出來的。又是不講錢的雇主。料是不錯。拉了車子飛跑。不多時到了沈家門口。家樹抓了一把銅子票給車夫。就向裏跑。鳳喜夾了一個書包在脇下。正要向外走。家樹一手將他拉住。笑道。今天不要上學了。我有話和你說。鳳喜看他雖然笑着。然而神氣很是不定。也就握着家樹的手道。怎麼了。瞧你這神氣。家樹道。我今天晚上就要回南去了。鳳喜道。什麼。什麼。你要回南去。家樹道。是的。我一早接了家裏的電報。說是我母親病了。讓我趕快回去見一面。我心裏亂極了。現在一點辦法沒有。今天晚上有到上海的通車。我就搭今晚上的車子走了。鳳喜聽了這話。半晌作聲不得。卜的

一聲。脇下一個書包。落在地上。書包恰是沒有扣得住。將硯台墨水瓶書本所有的東西。滾了一地。沈大娘身上繫了一條藍布大圍襟。光了兩隻胳膊。拿起圍襟。不住的擦着手。由旁邊廚房裏三脚兩步走到院子裏。望着家樹道。我的先生。瞧。壓根兒就沒聽到說你老太太不舒服。怎麼突然的打電報來了哩。說畢這話。望着家樹只是發楞。家樹道。這話長。我們到屋子裏去再說罷。於是拉了鳳喜。一同進屋去。沈大娘還是掀起那圍襟。不住的互擦着胳膊。家樹道。你們的事我都預備好了。我這次回南。遲則三個月。快則一個月。或兩個月。我一定回來的。我現在給你們預備三個月家用。希望你們還是照我在北京一樣的過日子。萬一到了三個月……但是不能不能。無論如何。兩個月內。我總得趕着回來。說着。就在身上一掏。掏出兩捲鈔票來。先理好了三百元。交給沈大娘。然後手理着鈔票。向鳳喜道。我不在這裏的時候。你少買點東西吧。我現在給你留下一百塊錢零用。你看夠是不夠。那沈大娘聽到說家樹要走。猶如青天打了一個霹靂。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及至家樹掏出許多錢。